責備餘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責備餘談

方鵬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鵬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隱公欲讓其弟
叔衎讓國爲賢
聲伯收其出母
叔孫昭子祈死
叔姬之喪歸杞
獻子甚愛二叔
宋君兄弟傳國
荀息不食其言
急壽兄弟俱死
戲陽速信義
禽息薦賢碎首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狠瞫死敵
叔向違母娶妻
賈獲舍母載君
子晳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玄殺女殉葬
棄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逃而死
逢伯厚誅微子
韭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保申答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蒯吞蛭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荆蒯芮死君難
曾晳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聶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李牧不受君命
几氾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跪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穆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趙壹謁人
楊王孫命裸葬
邵詵奏劾舉主
戴封禱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愼
陳咸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冢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自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贓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留錢償飯
邴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荀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顗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向柳自恃故舊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留犢
周澤禁妻於獄
陳囂益地與鄰
凝之還屐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竇瑗許子告母
元琰設橋濟盜
唐臻載書受謗
蕭允不肯逃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賜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祿山
眞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璟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呵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重榮射殺繼母
范質鼻吸醯醋
龔穎報讎

竇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廢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猴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遂投杯抵賊
丁謂拂逆鬚
范蜀公不喜佛
韓治不忿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投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劉温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能新法
誠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詈狄青
富韓優劣
和靖迎佛誦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攽不欲坐講
無己卻衣凍死
錢宋登廁讀書
何稟請守社稷
張浚劾罷李綱

留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竄死
徐尹閽門俱死
許吳二公仕元
察罕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難

責備餘談卷上

明　崑山方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弒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當讓歟。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不亦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乎。天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弒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爲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爲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爲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弒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

責備餘談卷上

明　崑山方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弒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當讓歟。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不亦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乎。天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弒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爲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爲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爲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弒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爲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既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既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葬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感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歉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弒。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予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予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

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弒與夷者督也。非馮也。予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弒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弒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弒矣。牧當孚號惕厲。誓衆灑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荀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殷紂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者乎。旣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衞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弒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弒與夷者督也。非馮也。予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弒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弒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弒矣。牧當孚號惕厲。誓衆灑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荀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殷紂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者乎。旣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衞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弒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然以答之。皆所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奈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僞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先軫狼瞫死敵

殺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瞫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瞫。其友曰。可以死矣。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瞫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瞫見黜於先軫。誠有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瞫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咈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愼哉。

賈獲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霧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己與其妻扶侍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瞫見黜於先軫。誠有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瞫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咈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愼哉。

賈獲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霧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己與其妻扶侍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弒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不以哀二良者哀二女乎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顧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肯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肯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肯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

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酖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酖毒之計已行。弒逆之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

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酖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酖毒之計已行。弒逆之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

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爲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則人知懼且知感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其大夫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君實亡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既返國復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臼之役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臼以做君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怨懟之語負此二罪伏鑕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誼辟不待其辭之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嗚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

將相之父。爲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葅吞蛭

楚惠王食葅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葅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離也奈何。予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予爲離也。自劾不職。罷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閒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揶揄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

將相之父。爲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葅吞蛭

楚惠王食葅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葅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離也奈何。予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予爲離也。自劾不職。罷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閒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揶揄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

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紘夫人加以紘綖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慍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枓以食代王宰夫持枓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眞卿、杲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既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眞卿、杲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

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紘夫人加以紘綖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慍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枓以食代王宰夫持枓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眞卿、杲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既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眞卿、杲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

聶政姊自殺

聶政刺殺韓累。卽抉目剖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爲姊也。其姊嫈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軹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爲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旣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專而死也。旣心知其爲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嫈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衞君舍人至衞。久之。齊衞交惡。衞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予曰。不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文之夫人通於其客。瀆男女之倫。傷閨門之化。舍人不誅。夫人不出。尙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奚以爲。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制閫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

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几汜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几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閒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几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曾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澮。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圮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

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几汜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几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閒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几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曾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澮。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圮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

機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咈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機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咈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林盧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尚帝女。林盧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曾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宥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嬖臣。松挾

林盧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尚帝女。林盧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曾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宥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嬖臣。松挾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固事竇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爲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途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爲怪也。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爲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僞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翕然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顯斥貨利。以彰己之善。是無往而非僞也。爲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汚其兄以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爲孝廉也哉。

楊政趙壹謁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爲交友。趙壹詣河南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

稱薦夫二子皆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尚也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眞必成吾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從而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徼荒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鄧訖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恝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敍私恩也曾崔洪爲左丞薦鄧訖以自代訖劾奏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訖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當何如公朝則敍爵私家則敍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稱薦夫二子皆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尚也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眞必成吾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從而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徼荒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鄧訖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恝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敍私恩也曾崔洪爲左丞薦鄧訖以自代訖劾奏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訖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當何如公朝則敍爵私家則敍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圮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楊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靳州刺史。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掾除臨縉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掾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掾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圮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楊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靳州刺史。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掾除臨縉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掾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掾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

費致盜賊之旁睨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證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譬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恝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

知此。必嘗以大義諷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奬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獨無譏乎。予曰。誕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爲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下

袁安不治贓吏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爲也。韓僖在中書。見諸路捃摭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覬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贓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贓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贓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責備餘談卷下

袁安不治贓吏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爲也。韓僖在中書。見諸路捃摭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覬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贓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贓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贓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概以許國爲義。徇君爲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衞之石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蜡則宜。而易牙爲忿。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爲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爲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爲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苟晞殺其昆弟

苟晞字道將。爲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概以許國爲義。徇君爲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衞之石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蜡則宜。而易牙爲忿。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爲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爲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爲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苟晞殺其昆弟

苟晞字道將。爲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亡。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縶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噎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幰車。履行田園。徹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達夷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閽吏不肯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

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枘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衿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逭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麑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

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枘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衿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逭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麑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

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竇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竇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歿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歿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筍者。元琰憫其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

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竇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竇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歿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歿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筍者。元琰憫其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

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闇弱。受制武曌。鹿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共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諰之。曰。副爲不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覬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闇弱。受制武曌。鹿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共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諰之。曰。副爲不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覬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舂容雋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褻不足傳者。河間傳是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鎭。帝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飲酒交懽。晟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既相。首以私憾貶徐曒。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愼也。

成芮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汚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芮與夔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芮。芮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

嘗辱芮。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幷殺三子。乃自剄。芮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眞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尚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既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罄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璟死難

李璀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璀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璀來乎。李泌曰不來。璀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衞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衞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既

嘗辱芮。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幷殺三子。乃自剄。芮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眞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尚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既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罄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璟死難

李璀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璀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璀來乎。李泌曰不來。璀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衞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衞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既

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杜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詈。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寃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杜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詈。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寃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曰齷齪不安。則是坐者強而坐。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褒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荐歷顯官。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褒者歟。故褒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猳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

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曰齷齪不安。則是坐者強而坐。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褒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荐歷顯官。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褒者歟。故褒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猳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背則忌。面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糞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閎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讙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背則忌。面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糞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閎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讙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

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盧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禎所譏。种放恃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温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覯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毀李覯。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沿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汎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汎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苫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懼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温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侔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量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盧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禎所譏。种放恃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温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覯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毀李覯。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沿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汎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汎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苫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懼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温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侔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量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讀趣之也。終篇以此。莫知意所謂。冀足意者。足下不識其豐山。下丘有賢者。有德所謂。顧足不下千萬保愛道自近守夜眼昏。不自一頓首。

於之則非人殆甚不似丘明足下爲此素臣等也。當得於罪足下孔門宰矣愛。猶一會生致朝廷必多則名之門隨矣。軾非敢厚不可掩一一見。其終自不爲世用。心理中勢固然之。薦之。。

才損也。力致稠人中譽之君子。。若進退之下積。學不不先後甚。相愼。落有。其得巢於而中成。定命。其而張。實。其深外者足。下不。髮平增爲然。禮。義則君老子病。昏不惑。顧。足不識其豐山。下丘有賢者。有德所謂。顧足不下千萬保愛道自近守夜眼昏。不自一頓首。

劉温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尙書韋翼。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親諱樂也。劉温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臧逢世。每遇士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三人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愚可笑也。嫌名不諱。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

讀趣之也。終篇以此。莫知意所謂。冀足意者。足下不識其豐山。下丘有賢者。有德所謂。顧足不下千萬保愛道自近守夜眼昏。不自一頓首。

於之則非人殆甚不似丘明足下爲此素臣等也。當得於罪足下孔門宰矣愛。猶一會生致朝廷必多則名之門隨矣。軾非敢厚不可掩一一見。其終自不爲世用。心理中勢固然之。薦之。。

才損也。力致稠人中譽之君子。。若進退之下積。學不不先後甚。相愼。落有。其得巢於而中成。定命。其而張。實。其深外者足。下不。髮平增爲然。禮。義則君老子病。昏不惑。顧。足不識其豐山。下丘有賢者。有德所謂。顧足不下千萬保愛道自近守夜眼昏。不自一頓首。

劉温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尙書韋翼。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親諱樂也。劉温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臧逢世。每遇士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三人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愚可笑也。嫌名不諱。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

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詈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偶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黥卒。詬詈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詈者狂也。而或取忘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美人笑躄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躄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

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詈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偶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黥卒。詬詈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詈者狂也。而或取忘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美人笑躄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躄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

既而曰不忍取几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攽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攽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緜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

既而曰不忍取几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攽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攽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緜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窴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窴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

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回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入其帳內。豐因紿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偸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回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入其帳內。豐因紿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偸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 附錄

崑山縣志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奉坊庶子兼翰林脩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濱者十餘年足蹟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尚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亟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即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眞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容之尋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卷方鵬著改亭存稿十卷續稿六卷方鳳著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

七齡一疾遽夭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觳觫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皐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爲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南戎樓無奈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老牖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康哉地下從黔婁